



与刘光舟先生二三事

□朱胜勇

这些日子,总想起刘光舟先生和蒿亲切的音容。他离开有些日子了,许是当初未能亲往延平祭拜的缘故,这份惦念便时常萦绕心头。

在延平,熟知刘老的人,无不对他肃然起敬。许多人称他为延平文化的“活字典”与“活档案”。刘老几十年如一日,潜心于地方文史,曾担任区文联常务副主席和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,长期主编《南平文学》,扶植了许多文学作者。他主持编纂《中国民间文学三集成·南平分卷》,严谨点校民国版《南平县志》,经年累月,留下了数百篇手稿和上百万字的珍贵资料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,是他结合数十年对延平历史文化的研究,笔耕不辍,编写出版了《延平三千年》一书。这本书以朝代为纵,以事件为横,纵横结合;以年代为经,以人物为纬,经纬相连,独立成篇,对延平数千年的人文历史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。从先秦、两汉写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,“闽越国城说王台”“张华与双剑化龙”“双溪楼里话辛词”……一段段历史,一个个人物,翻开书页,便仿佛走进了延平厚重的过往。

如果说他对地方文化的潜心研究,体现着一个学人的坚守,那么他心系文脉传承的奉献,更令人心生敬意。这份印象,始于2015年初我与刘老的第一次见面。

那时我到延平区工作一年多,因工作参加了他向区档案馆捐赠档案的仪式。仪式很简单,小会议室里一杯清茶,桌上整齐摆放着他珍藏多年的资料——图书、信件、照片、证书等近八百件。刘老在捐赠时说,他年轻时就爱收集家谱、方志、老照片这些史料,如今老了,放在家里难以保存,不如交给档案馆,让更多人能了解延平的历史。他讲得很平实,似乎这是很自然的事,却让我深受触动。文化人大多惜书如命,而他陆续捐赠了数千件档案,其中不少弥足珍贵。我想,这不仅是胸怀,更是一位老人对脚下土地文脉接续的殷切期盼。我也由此与刘老结缘。

刘老为人谦和,与他交谈如沐春风。我曾登门看望,他家客厅不大,陈设简朴,墙上挂着他自己书写的字幅,内容多是“居家书作本,处事德为先”这类朴实的话。他书法端正平和,在延平很多人都以能得到他的字为荣,他也总是欣然提笔。记得2017年春节,他赠我一副春联:“不要人夸颜色好,只留正气满乾坤”,横批“春风绣字”。这份勉励,我一直珍藏于书房。如今见字如面,心中满是怀念。

我援疆三年间,仍常与刘老微信问候,偶有联系。结束援疆后,我到市里党史方志部门工作,也因此有了更多向他请教的机会。2024年元旦前后,我到延平出差,特意去看望他。那时他听力已

不如前,但思维依然清晰,记忆不减。他告诉我们,他正在整理1949年至1999年这段地方历史,形成《南平往事五十年》书稿。他娓娓道来,如数家珍。那时他虽已年高,却仍笔耕不辍,这份存史之心,令人动容。没想到那次见面,竟成永别。

后来得知,刘老在病榻之上仍牵挂书稿审定。他在给一位老领导的信里写道:“若上天再给我二年生命,便可完成……这部书若不能出版,也要留下手稿,让南平人知道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艰苦岁月。”读到这些,我心里一酸,敬意满满。他以有限的生命,追赶着无限的时间,只为给后人留下一份记忆。令人欣慰的是,《南平往事五十年》现已完稿付印,不久将与读者见面。我们读到的每一页,都是与刘老又一次的相逢。

刘老以笔为耕,以心为史,为我们立起一面镜子。到史志部门工作后,我接触到不少闽北文化界的师长,他们当中很多人一生只做一件事——守护地方文脉。刘老,正是他们中的一位。他们平凡而坚持,恰是这片土地文化记忆的脊梁。

写完这些,夜已深。我推开窗,冬夜微凉。抬头望去,天上一颗星隐约明灭。恍惚间,仿佛又见刘老清瘦温和的面容,带着春风般的笑意。或许在另一个世界,他仍握着那支不辍的笔,继续写着南平的往事,静静的,深深的。

《左传》有云,“政如农功,日夜思之”。古人还说“爱人如己”。唯有善学善思,才能把为政如农功般精耕细作,日夜思之;把为民如爱己般殚精竭虑,日夜牵挂,干出无愧于时代、无愧于社会、无愧于人民的业绩。——《为政者需要学与思》(《之江新语》)



『政如农功,日夜思之』(点茶) 吴彩霞作

父亲写字,容不得丁点儿瑕疵。他书桌上的字,无一不端正。我曾一次次修正错漏之处,整个页面清爽美观。那种十足较真的习惯,很难不让人感动。直至视力衰微的晚年,父亲还趁着阳光温和的日子,侍弄花草,捎带着坚持写字。

父亲写字,文法词意挥洒自如。逢国内通信用的是简化字,逢港澳台乃或境外家书,他则注入久违的文言句式。包括问候语都倍显儒雅。那些年,就凭他执笔的无数家书,让失散多年的宗亲和远近亲戚,都重新得以认祖归宗。公益慈善项目很快延伸于乡间四野。

父亲的『英雄牌』铜笔,或蘸满纯黑墨水,或灌入深蓝墨水,那场景,分明就是给贫瘠的乡村文化输血。父亲写字的过程,每每正襟危坐。这位学业有成的汉子,在被下放老家的岁月,总是腾出白暂的双手,锁定了点、横、竖、撇、捺,时常为那些不识字的乡邻代写书信,时或弄个字据契约之类。

父亲写字

□李再雄

我是一块铁

□黄孝聪

我已经习惯了像一块铁一样生活,大多数时候沉默寡言,偶尔遭受命运的撞击,发出沉闷或者清脆的声音。

我接受了,榆木脑瓜,一身锈迹。在大地上行走,我也是土地的一部分。人总要回归大地的,我提前预习了来生。偶尔,我也会仰望星空,但我并不来自那里。我是一块土生土长的铁,是另外两块铁,碰出的星星。

之所以,至今我都没能成为一把刀,那是因为我还不愿意交出,我内心的杂质。

当秋意浸润闽北的山地,建瓯的锥栗林便挂满了褐红的果实,将丰硕的秋日写满枝头。这景象,恰是朱子在《次秀野杂诗韵·栗熟》中“共期秋实充肠饱,不羡春华转眼空”的生动写照——锥栗不慕春华的绚烂,只默默汲取山岚雨露,将养分凝结成饱满的果仁,裹在带刺的壳里,等待着人们的采收,也准备将生态的纯粹与健康的滋味,馈赠给每一位品尝它的人。

建瓯锥栗的优异品质,首先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。锥栗林多分布于海拔数百米的山地,常年云雾缭绕,雨水丰沛。近年来,在当地科学规划的引导下,锥栗种植逐步走向标准化与生态化。

漫步林间,草木清香扑鼻,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光影,偶尔风过,带刺的果壳轻轻摇曳,处处透着自然的气息。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的锥栗,个头虽小巧,果肉却紧实粉糯,外壳薄脆易剥,入口是清甜与纯粹,每一口都仿佛能尝到山林的干净。

在产业发展上,建瓯锥栗悄然完成了一场“蜕变”。昔日的“原果”正转化为细腻的粉,即食的仁、香甜的糕,以十余种模样走上更多人的餐桌。线上,电商与直播间里,建瓯的香甜触达四方;线下,以朱子文化和乡土风情为引的采摘节、研学游,则

秋日山林的馈赠

□潘成勇

将人们邀入漫山栗林。当亲手摘下那褐色果壳,品味的不只是自然的馈赠,也听见了这片土地振兴的回声。

锥栗的价值,更在于其悠久的养生传统。朱子诗中“病起数升传药录,晨兴三咽学仙翁”便点明了其药食同源的特性。据说,朱子好友陆游在建州任职时,曾因齿根浮动、腿脚无力而困扰,在食用建瓯锥栗后,深感其健体之效,遂写下《夜食炒栗有感》:“齿根浮动叹吾衰,山栗炮燔疗夜饥。”

建瓯锥栗的淀粉尤为细腻,易于消化,不易产生胀气;其富含的蛋白质与膳食纤维,让一碗朴素的锥栗粥足以暖透身心;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,更令它成为秋冬时节天然的健康零食。当地老人们习惯将锥栗煮熟后晒干,作为孙辈的零嘴,或与排骨一同炖煮。这些代代相传的日常,正是其养生智慧融入生活的静默证明。锥栗的滋味,根植于质朴的烹饪。建瓯人对待锥栗,方式简单而纯粹:只需洗净煮熟,便能尝到山野的本真清甜;与鸡肉或猪排同焖,栗香与肉香在慢火中交融,化为家常的鲜美;若晒成果干,则封存了阳光的暖意,嚼来格外香甜。

农忙时节,村民怀揣一把干栗出工,用以补充

体力;年节时分,桌上摆一盘炒锥栗,家人围坐闲谈,剥落的果壳渐渐堆起,满室栗香萦绕着饭菜的温热,这便是最踏实的人间烟火气。

如今,随着锥栗产业日益兴旺,这份烟火气里更增添了增收的喜悦,越来越多的农户通过锥栗产业实现了家门口就业,昔日的“山间野果”已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“致富果”。每一颗从建瓯送出的锥栗,都凝聚着原产地生态初心,承载着山林的雨露和土地的醇厚,也蕴含着人们对“秋实”的珍视。

剥开一颗,品尝那份粉糯清甜,我们便能理解:真正好的食物,正是如此——既有自然的慷慨馈赠,也有人的勤劳智慧,更离不开生活的踏实经营,让我们在品味的同时,也真切地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。这,便是建瓯锥栗带给人间温暖滋味。



武夷心 闽北情

文明用语三春暖

礼貌待人天地宽



闽北日报(宣)